

扬

州

丛

刻

扬

州

丛

刻

揚州禦寇錄卷下 江都 倪在田子新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同治元年春正月杜文瀾等以師船屯射陽湖晏端書聞捻賊入阜甯而檄之也時 詔會國藩籌策衛

下河國藩請責都興阿以嚴守旋以晏端書不振作

罷其團練大臣

志載其自鹽城返邵伯督團民二萬列守運河三日而罷然 旨責之蓋

運河守狀 聖

是月

詔六合賊降

北降於江北官李世忠

軍其往應之都興阿以揚州鹽米犒其眾

廷議以

揚州軍攻江浦天長都興阿疏不可

詔從之鎮江

告警都興阿使詹啟綸往援之

鎮江無大帥統於江北之欽差水師亦然

故黃彬等惟幫辦耳又江北軍務轄地至滁泗廬鳳  
故李世忠雖強亦官祇幫辦都興阿實統之惟距地  
極遠力不能及馬腹爾又使紅單船十入邵伯湖淮三水性勢  
不同臨淮上下亦非紅單大船所便俄詔都興阿  
廷臣不知而使之都興阿不能違

以揚州軍守天長

時諸邑皆降

再

詔都興阿舉揚州得

力之將守江浦且攻九洲洲都興阿疏揚州軍實寡

弱江浦途遙無以相應而使李起高以師船攻白茆

使蔣臨照按靖江

其事皆不在揚州故不錄

使譚金魁以馬步軍

屯仙女廟

時中外之人咸以仙女廟邵伯埭爲江海之鍵然仙女居腹裏揚州軍障之西北之

賊無由而至其自江南來者當扼之荷花池白塔河

七濠口沙頭鎮之近者儀徵如臯之遠者株守仙女  
廟何益乎都興阿二月賊自六合掠儀徵再犯揚州  
迫於時論而行之

都興阿已作屯於城外拒之賊不敢逼趨邵伯湖黃  
開榜王萬清自高郵邵伯三道禦之賊志在求食俘  
掠三日去時捻賊突至寶應之西北門邊馬紛馳於  
隄側其外皆沮洳長蘆荻賊陷絕地鄉民奮刈柴之  
刃斫之殺數十賊餘駭遁已都興阿使詹啟綸軍守  
六合別將守天長未卽行都興阿再以揚州軍數告  
詔都興阿請徵吉林黑龍江馬軍殆將至就使訓  
練且以賊舟千計在下關將趨揚州別有薙髮賊匿  
泗源溝

儀徵治

七濠口

江都治

詔都興阿嚴守喬松年

等捕之責揚州州縣行保甲必盡力有司舉行不善

分卡局任親匿

有保甲保衛諸目或一地兩設之鄉實無所事惟歛油燭報局用而已

村小市攢簇爲之局役倍官胥委官逾正印距城遠

者或忽置之詔吳棠以王萬清部還都興阿就節

制之是月賊酋李秀成使其假子某及林紹璋陳坤

書等再糾賊數萬攻揚州都興阿馳疏若詹啟綸等

行揚州之境千里墟矣又趣鄉民皆急走釜甑盂碗

不克攜者盡碎之毋使賊得爨十一月賊走湖西至

陳家集縱掠聚其粳稻千萬斛期食金陵

後有逸出賊中者言

是役也賊爲掠穀計然無釜至以巨缸破甕之屬炊而食受困爲諸役最故知都興阿之畧優也而亦後

世制流賊越二日都興阿擊之徐家集勝之海全不

之訣已



肯戰都與阿嚴劾之納甘泉知縣于實之言許居民  
出城走米鹽油布則禁挈之慮致匱也賊攻城知府  
朱忻江都知縣陳公溥參將王希堂分門守凡三日  
不能陷鎗去希堂之冠實之云親炮之賊繞城西進  
圍迎勝軍壘負草溟濠鼓四籌卽至望之無慮數萬  
人俄頃溝平者二屯將力守鎗砲霆厯斃賊亦眾賊  
卒不肯退再進再接旦及申猶不解都與阿方按總  
兵劉成元屯諸請旋者皆不應日將沒乃以百騎騁  
營次塵埃拂天賊疑救至復掠周得雙等屯而遁

都與

阿令前敵營屯凡一壘被困他軍毋出救彼自以軍  
拯之又使材官輕騎傳呼各屯曰謹守聽調日三數

次諸軍以得雙等閉壁守

得雙等居前敵賊之攻迎勝軍也越其壘而入敗復

是不敢潰由之去得雙等泥無出救說

遂並一矢不發故賊得自由

都興阿怒盡陳其眾而

叱之曰賊至營前乃不擊是何俟也盡褫其秩翼長

海凌阿頓首請亦不許海凌阿憤明日單騎陷賊陳

三入三出中洋鎗死官軍互勝負越數日賊大毆其

眾至自法海寺東虹橋至於七里店爲橫陣排而進

都興阿亦中夜猝作令親督步卒出擊賊別盡馬隊

九起統其後副將左應龍等繞三汊河擊其左凡軍

五路將攻其壘而賊且大至

有謂此次爲出賊不意者乃誤移秦檻之役於

此楚勇先出排鎗所過賊旗盡伏再發再伏凡三擊

也



而賊益逼將士皆短兵接跳擲馳逐升高望之如舞

千百狡猊於沙塵中旌旗服飾不大辨也

凡官軍擊賊大旗先

至適中地卓旗下伏兵賊皆發鎗烟起下伏烟散趨進凡三次則覲面矣謂之三排鎗故大戰之時必刀矛撥擊而鎗聲零落其間其轟響雷動者相距猶數百十步也馬軍掠陣則不盡然馬足難久植洋鎗格林炸炮之類烟彈皆較營鎗尤難避迅而散也都與阿既出居陣後材官親卒百十護之自坐胡牀旁列茶具茗爐小几舉盞不絕口且四顧別諸軍力戰否其頻飲則固有茶癖其四顧則頗若李光弼之擊賊也有掌旗卒手火鎗不敢發頻呼其主校名以數賊伺之一

發不中則無繼故不敢發

英字營將胡士英驟馬出大呼馳殺士

卒益奮而騎士之道樸樹灣者左應龍之別出者皆

至表裏攻注斬首千計賊大敗惟左翼軍方酣戰瞥

觀藍旗千百馳三汊河至謂詹啟綸軍也比觀面乃

賊洋鎗隊倉猝拒鬪失百十卒

賊亦以此勁旅爲奇兵與官軍之馬隊皆

爲繞助之技計亦狡矣然其正賊不若官軍之銳先接而敗故此舉並不得力兵法奇正相生要非兵無不勁不能爲之書生輩談兵紙上

洋鎗隊者故提督

試觀於此可知戰事不易言矣

張玉良之親軍也玉良旣沒聯旗降賊怙惡敢鬪是日幾爲乘以賊敗甚亦遁去明日賊又至洋鎗隊居首勢若風雨直突至南門乘土坡以下壓刁經明等崩而潰都司廖長明獨以其部奮力擊衝突十數合胡士英李曙堂等助之經明諸人畏獲咎亦拘其軍更前戰杜嘎爾等軍亦至四面撓之賊又大敗逐北

二十餘里擒洋鎗隊酋而斬之惟詹啟綸自軍三汭

河驕淫極慾軍律盡弛從降諸賊無或在

始從啟綸者皆川楚

產頻年死喪及爲啟綸橫殺者無可問至是纔餘三  
人耳又以逼視啟綸妾於肩輿中使殺其二其一曰  
諸人皆死我何以生爲亦殺之於是從賊盡矣其  
忠新六起勇皆江北產多而不勁梟而內怯者也  
諸

起校卒外梟內隳土倡營妓彌望壘次校卒率棄壘  
宿及賊至啟綸徙妾出營次亦使所部移家室人心  
益替甘泉儀徵之民逃至三汭河者啟綸恣橫暴日  
殺百十人俄賊攻其屯啟綸拒守而賊悍甚鎗砲排  
莜呼噪四至示決濟部卒股慄或跳壘遁一軍幾潰  
都興阿急使馬軍自南門馳救之賊始去已賊掠邵

伯湖西境王萬清及水師拒屯守啟綸部守備唐某  
曰賊獲稻千萬石露次陳家集而東掠居人每盜之  
曷往取無失利啟綸躍而起親騎赴之而賊驟至士  
卒逃死者盈路啟綸大奔賊逐之急自棄其騎及諸  
河賊又至則入水棹卒拯出之

此啟綸自製之舢板船如湘軍式而

諸部校及其妾譁於幕哭於室者鳥獸亂矣然啟綸  
所遇蓋別賊其掠湖西者自若也都興阿使王萬清  
等水陸轟戰自率馬軍步卒夾擊之越天甯門廣儲  
門取道甘泉山奔逼湖垓賊方逼萬清都興阿軍大  
至表裏縱擊又大勝之捕斬亦千有奇賊乃屯儀徵

大掠沙漫洲不得濟則沂江走啟綸逐之二十里汊

不及

此後總督曾國藩尚有瓜洲賊不戰自退疏其  
實賊未屯瓜洲掠儀徵時零賊闖入村落間日

入卽去而守吏  
以稟報誤之

人謂是役也賊掠江北食供金陵而

江北岸皆官屯不得已貨夷舟自六合儀徵間突入

江都甘泉境孤軍深躡畧無後繼李世忠軍在六合

者閉門不敢出故揚州西境更受禍都興阿提巍名

總江北事兵少不及世忠者數倍諸將又絕憚世忠

使屯天長六合皆不行

世忠以此益脇都興阿且言  
揚州軍不至將棄天長六合

江浦浦口四  
邑仍裨賊

廷臣亦頻囑都興阿毋與隙且曰使天

長六合能遮賊揚州之防當益固賊又僞言當再至



揚州逕取鎮江乃非實事也夫揚州之軍在不納天

長六合之降

始賊來乞降不許

亦無兵分屯此四邑是以惟

世忠令都興阿又請畀其馬軍百數十人皆簪翎枝

給僕役月餉人四兩許之言者又劾都興阿張虛

捷詹啟綸殺難民啟綸橫虐男婦枉死不可計不惟

難民卽凡文武材官部伍士卒親故僕婢橫杖瞋殺

如賊習都興阿諸大戰卓著績他諸縣屯因便馘賊

又輒虛估一當十百或賊掠其地固未一擊比及去

亦遂稱捷並其奴僕爲乞官秩雖復嚴核不能罄也

姚仰雲等製營幕草率偷減不蔽風雨士卒流怨查



文經司糧臺蝕金至二十萬事發皆被劾

時水陸呼貧而司金

者乃蝕至二十萬

都興阿更疏揚州地廣兵單狀

詔知之

夏五月淮揚水師統兵官黃翼升以炮舟衝賊徑下

屯四營於三江口防揚州都興阿親入水軍與黃彬

計使吳金美等自瓜洲攻觀音門燕子磯

金陵所治

六月

都興阿疏克江心洲

在儀徵西故戰狀不錄

再陳揚州北岸諸

軍事因言江南之民自儀徵瓜洲渡走下河日不止

絕可疑 詔難民豈有多舟其爲賊間無可疑其有

言語詭異者卽戮之

揚州江防起儀徵至泰州東西纔百數十里然南岸之江甯鎮

江常州至於太倉皆距江渡則揚州之險失矣故揚州江防下達於海上接皖軍師船屯駐與賊相望七

濠口黃泥溝諸處尤狹隘兵雖拒守而諸小舟單櫓往來於南北者雖呵禁之不禁絕不惟難民與通賊之人也幸賊欲濟而苦舟少是以不被亂爾時偽輔王楊輔清偽護王陳

坤書僞忠王李秀成謀自江陰福山楊林口掠商舟

結海盜取泰州興化高郵背攻揚州取下河其僞由

王止之

由王田姓通州人入於賊卽其姓出筆封由王居南漕常州間慮若此則禍其鄉曰吾輩

所至田荒民盡日需鹽膏皆江北至躡之何出賊然之止都興阿又奉命以揚

州完善港汊紛歧其與曾國藩共防之侍郎潘祖蔭

再疏論江北事詔曾國藩都興阿李鴻章議之鴻

章以淮揚水師戰淞滬不能還揚州曾國藩請以楊

岳斌巡下游別立太湖軍以黃翼升軍防揚州衛下

河而謂戰舟猝難成與李鴻章皆請令都興阿黃

彬嚴守其境然彬不足恃既與都興阿疏徵師船於

廣東

事在去年

增新去故而現兵以無餉不能汰粵東師

船來者三十有六李鴻章議止之而已及彬軍新舊

猥雜其勢益紛而食愈匱則更剽奪沙頭已東水陸

攻殺商民困悖其屯瓜洲上次儀徵者舟朽器愒殆

不能戰奸民叛校益自揚州販薪米食物以濟賊

謂之

賣苗食以賊起

或舟樹洋人旗

納金於夷求其一旗懸之舟上所經關卡

不納釐稅一征不再用洋俗

也故沿江釐卡所失不少

或繫其舟於洋艘之末

謂之拖帶通稅而求速也

或並洋艘洋幟而不之托橫行江上沿